

一 扁豆

“多少时候，没有到菜圃里去了，我们种的扁豆，应当成熟了吧？”

康立在凉台的栏边，眼望那络满了荒青老翠的菜畦，有意无意地说着。

谁也不曾想到暑假前随意种的扁豆了，经康一提，我才恍然记起。“我们去看看。如果熟了，便采撷些来煮吃，好么？”康点头，我便到厨房里拿了一只小竹篮，和康走下石阶，一直到园的北头。

因无人治理的缘故，菜畦里长满了杂草，有些还是带刺的蒺藜。扁豆牵藤时，我们曾替它搭了柴枝做的架子，后来藤蔓重了，将架压倒，它便在乱草和蒺藜里开花，并且结满了粒粒的豆荚。

折下一枝豆荚，细细赏玩，造物者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啊！他不但对于鲜红的苹果，娇艳的樱桃，绛衣冰肌的荔枝，着意渲染；便是这小小一片豆荚，也是不肯掉以轻心的。你看这豆荚的颜色，是怎样的可爱？寻常只知豆荚的颜色是绿的，谁知这绿色也大有深浅，荚之上端是浓绿，渐融化为淡青，更抹上一层薄紫，便觉润泽如玉，鲜明如宝石。

我们一面采撷，一面议笑，愉快非常。不必为今天晚上有扁豆吃而愉快，只是这采撷的事，实可愉快罢了。我想这或是蛮性遗留的一种，我们的祖先——原人——寻到了成熟的榛栗，呼朋唤类地去采集，预备过冬，在他们是最快活的。到现在虽然进化为文明人了，这性情仍然存在。无论大人或小孩——自然孩子更甚——逢到收获果蔬，总是感到特别兴趣的。

有时候，拿一根竹竿，打树上的枣儿，吃着时，似乎比叫仆人在街上买回的上品的鲜果，还要香甜呢。我所禀受的蛮性，或者比较的深，而且从小在乡村长大，对于田家风味，分外系恋。我爱于听见母鸡咯咯叫时，赶去拾她的卵；我爱从沙土里拔起一个一个的大萝卜，到清水溪中洗净，兜着回家；我爱亲手掘起肥大的白菜，放在瓦钵里煮。虽然不会挤牛乳，但喜欢农妇当着我的面挤，并非怕她背后搀水，只是爱听那迸射在白铁桶的嗤嗤的响声，觉得比雨打枯荷，更清爽可耳。

康说他故乡有几亩田，我每每劝他回去躬耕。今天摘着扁豆，又提起这话。他说我何尝不想回去呢，但时局这样的不安宁，乡下更时常闹土匪，闹兵灾，你不怕么？我听了想起我太平故乡两次被土匪溃兵所蹂躏的情形，不觉深深的叹了一口气。

二 未完成的画

自从暑假以来，仿佛得了什么懒病，竟没法振作自己的精神。譬如功课比从前减了三分之一，以为可以静静儿的用点功了，但事实却又不然，每天在家里收拾收拾，或者踏踏缝纫机器，一天便混过了。睡在床上的时候，立志明天要完成什么稿件，或者读一种书，想得天花乱坠似的，几乎逼退了

睡魔，但清早起床时，又什么都烟消云散了。康屡次在我那张“夕阳双塔”画稿前徘徊，说间架很好，不将它画完，似乎可惜。昨晚我在园里，看见树后的夕阳，画兴忽然勃发，赶紧到屋里找画具。啊，不行了，画布蒙了两个多月的尘，已变成灰黄色。画板呢，涂满了狼藉的颜色。笔呢，纵横抛了一地，锋头给油膏凝住，一枝枝硬如铁铸，再也屈不过来。

今天不能画了，明天定要画一张。连夜来收拾画具：笔都浸在石油里，刮清了画板，拍去了画布的尘埃，表示我明天作画的决心。

早起到学校授完了功课，午膳后到街上替康买了些做衬衫的布料，归家时早有些懒洋洋地了。傍晚时到凉台的西边，将画具放好，极目一望，一轮金色的太阳，正在晚霞中徐徐下降，但它的光辉，还像一座洪炉，喷出熊熊烈焰，将鸭卵青的天，锻成深红。几叠褐色的厚云，似炉边堆积的铜片，一时尚未销熔，然而云的边缘，已被火燃着，透明如水银的融液了。我拿起笔来想画，啊，云儿的变化真速，天上没有一丝风——树叶儿一点不动，连最爱发抖的白杨，也静止了，可知天上确没有一丝风——然而它们却像被风卷毡着，推移着似的，形状瞬息百变，才氤氲蓊郁地从地平线袅袅上升，似乎是海上涌起的几朵奇峰，一会儿又平铺开，又似几座缥缈的仙岛。岛畔还有金色的船，张帆在光海里行驶。转眼间，仙岛也不见了，却化成满天灿烂的鱼鳞。倔强的云儿啊，哪怕你会变化，到底经不了烈焰的热度，你也销熔了！夕阳愈向下坠了，愈加鲜红了。变成半轮，变成一片，终于突然地沉没了。当将沉未沉之前，浅青色的雾，四面合来，近处的树，远处的平芜，模糊融成一片深绿，被胭脂似的斜阳一蒸，碧中泛金，青中晕紫，苍茫眩丽，不可描拟，真真不可描拟。我平生有爱紫之癖，不过不爱深紫，爱浅紫。不爱本色的紫，而爱青苍中薄抹的一层紫。然而最可爱的紫，莫如映在夕阳中的初秋，而且这秋的光彩变幻得太快，更教人恋恋有“有余不尽”之致。荷叶上饮了虹光行将倾泻的水珠，枕首绿叶之间暗暗啜泣的垂谢的玫瑰，红葡萄酒中隐约复现的青春之梦，珊瑚枕上临死美人唇边的微笑，拿来比这时的光景，都不像，都太着痕迹。

我拿着笔，望着远处出神，一直到黄昏，画布上没有着得一笔！

三 书 橱

到学校去上课时，每见两廊陈列许多家具，似乎有人新搬了家来。但陈列得很久了，而且家具又破烂者居多，不像搬家的光景。后来我想或者学校修理储藏室的墙壁地板，所以暂将这些东西移出来，因此也就没有注意。

一天早晨正往学校里走，施先生恰站在门口，见了我就含笑问道：

“Mrs. C. 你愿意在这里买几件合意的东西么？”“这些东西，是要卖的么，谁的？”我问。

“学校里走了的美籍教授们的，因为不能带回国去，所以托学校替他们卖。顶好，你要了这只梳妆台。”他指着西边一只半旧的西式妆台说。

“妆台我不需要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别的东西。”我四面看了一转，看见廊

之一隅，有四只大小不同的书橱，磊落的排在那里，我便停了脚步，仔细端详。

虽然颜色剥落，玻璃破碎，而且不是这只折了脚，便是那只脱了板，正如破庙里的偶像，被雨淋日炙盔破甲穿，屹立朝阳中，愈显出黯淡的神气，但那橱的质料，我却认得，是沉重的杉木。

“买只书橱罢。”施先生微笑，带着怂恿的口气。

书橱，啊，这东西真合我的用。我没有别的嗜好，只爱买书。一年的薪俸，一大半是花在应该帮忙的人身上，一小半是花在书上。屋里洋装书也有，线装书也有，文艺书也有，哲学书也有……书也有。又喜欢在大学图书馆里借书，一借总是十几本。弄得桌上、床上、箱背上、窗沿上，无处不是书。康打球回来，疲倦了倒在躺椅上要睡，褥子下垫着什么，抗得腰背生疼，掀起一看，是两本硬面书。拖过椅子来要坐，豁刺一声响，书像空山融雪一般，泻了一地。他每每发恼，说：“我总有一天学秦始皇，将你的书都付之一炬！”

厨房里一只大木架。移去瓶罐，抹去了烟煤，拿来充书架，还是度不下，还有许多散乱的书，到处摊着。拣不看的书，装在箱子里吧，也没用，新借来的书，又积了一大堆。这非添书橱不可的了。然而苏州城里，很少旧木器铺。定造新的罢，和匠人讨论样式，也极烦难，你说得口发渴，他还是不懂，书橱或者会做成碗橱。

施先生一提，我的心怦然动了，但得回去与康商量一声——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商量一下的。

回家用午膳时，趁便对康说了。康说那几只橱，他也看见过，已经太旧了，他不赞成买。我也想那橱的缺点了：折脚脱板不必论，都太矮，不能装几本书。想了一想，便将要买的心冷下来了。

过了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吧。一天下午，我从外边归家，见凉台上摆了一架新书橱，扇扇玻璃，反射着灿烂的日光，黑漆的颜色，也亮得耀眼，并有新锯开的油木气味，触人鼻观。

前几天的事，我早已忘了。哪里来的这一架书橱呢？我沉吟着问自己。一个匠人走过来对我说道：“这是吴先生教我送来。”

“吴先生教你送到这里来的吗，别是错了？”

“不会错，吴先生说是张先生托他定做的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，一定没有的事。张先生决不会定做这顶橱——我没有听见他提起。必定大学里，另有一个张先生，你缠错了。”

一番话教匠人也糊涂起来了，结果他答应去问吴先生，如果错了，明天就来抬回去。

晚上康回来，我说今天有个笑话，一个木匠错抬了一顶书橱，到我们家里来。

“啊呀！你曾教他抬回去么？”

“没有，他说明天来抬。”

“来！来！让我们把它扛进书斋。”康卷起袖子。“怎么？这橱……”

“亲爱的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定做的。”康轻轻的附了我的耳说。

四 瓦盆里的胜负

我们小园之外，有一片大空地，是大学附中的校基。本来要建筑校舍的，却为经费支绌的缘故，多年荒废着，于是乱草荒莱，便将这空场当了滋蔓子孙的好领土，继长争雄，各不相让，有如中国军阀之夺地盘。蓬蒿族大丁多，而且长得又最高，终于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不消一个夏天，除了山芋地外，这十余亩的大场，完全成了蓬蒿的王国了。那些歆羨势利的野葛呀，瘦藤呀，不管蓬蒿的根柢如何脆薄，居然将它们当做依附的主人，爬在枝上，开出纤小的花，轻风一起，便笑吟吟地点头得意。

夏天太热，我多时不到园外去。不久，那门前的一条路，居然给那蒙密的草莱完全塞断了。南瓜在草里暗暗引蔓抽藤，布下绊索。你若前进一步，绊索上细细的狼牙倒须钩，便狠命地钩住你的衣裳。埋伏着的荆棘，也趁机舞动璋利的长矛，来刺你的手。野草带芒刺的种籽，更似乱箭般攒射在你的胫间，使你感受到一种介乎痛与痒之间的刺激。这样四面贴着无形的“此路不通”的警告，如果我没有后门，便真的成了草莱的“俘囚”了。

因此想到富于幽默趣味的古人，要形容自己的清高，不明说他不愿意和世人来往，却专爱拿门前的草莱做文章。如晏子的“堂上生蓼藿，门外生荆棘”；孔淳之的“茅屋蓬户，庭草芜径。”教人读了，疑心高人的屋，完全葬在深草中间。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扯了一半的谎，前门长了草，后门总该是可通的。没有后门，不但俗士不能来，长者之车，也不能来了。而且高士虽清高，到底不是神仙，不能不吃饭，倘真的“三径就荒。”余米汲水，又打从哪里出入？

康从北京回来，天气渐凉，蓬蒿的盛时，已经过去了。攀附它们的野藤野葛，也已憔悴可怜。我们有时到园外广场上游玩，看西坠的夕阳，和晚霞中的塔影。

草里蚱蜢蟋蟀极多，我们的脚触动乱草时，便浪花似的四溅开来。记得去秋我们初到时，曾热心的养了一回蟋蟀。草里的蟋蟀，躯体较寻常者为魁伟，而且有翅能飞，据说这是草种，不能打架的。果然它们禁不起苦斗，好容易撩拨得开牙，斗一两合便分出输赢了，输的以后望风而逃，死也不肯再打。我小时曾见哥哥们斗蟋蟀，一对小战士，钢牙互相钩着，争持总是好半天，打得激烈时，能连接翻十几个跟斗，那战况真大有可观呢。

我们没法搜寻好蟋蟀，而草种则园外俯拾即是，所以居然养了十来匹。那时吴秀才张胡帅正在南口与冯军相持，而×总司令也在积极北伐。我们的瓦盆，便照南北各军将领的名字，缩成了三种号码。我是倾向革命军的，我的第一号盆子，贴了×总司令四字，其余则为唐××何××等。康有一匹蟋蟀，本来居于张作霖的地位，但很厉害，不惟打败了阿华的冯焕章，连我的×总司令，都抵敌不住。我气不过，趁康出去时，将他的换了来，于是我的×总司令，变了他的张大帅，他的张大帅，变了我的×总司令，胜负的局势当然也随着幡然改变了。康后来觉察了，大笑一阵，也就罢了。将蟋蟀来比南北军人的领袖，我自己知道是很不敬的。但中国的军人，除某司令外谁不似这草种的蟋蟀，他们的战争，哪一次不像这瓦盆里的胜负呢？

五 小汤先生

我们的好邻居汤君夫妇于暑假后迁到大学里去了。因为汤夫人养了一个男孩，而他们在大学都有课，怕将来照料不便，所以搬了去。今天他们请我和康到新居吃饭，我们答应了，午前半小时就到他们家里。

上楼时，汤夫人在门口等候我们。她产后未及一月，身体尚有些软弱，但已容光焕发，笑靥迎人，一见就知道她心里有隐藏不得的欢乐。

坐下后，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说是美国新出版的婴儿心理学。书里有许多影片，由初生婴儿到两岁时为止，凡心理状态之表现于外的，都摄取下来，按次序排列着。据说这是著者自己儿子的摄影，是他实地观察婴儿心理而著为此书的。又有一本皮面金字的大册子，汤夫人说是她阿姑由美国定做寄来，专为记录婴儿生活状况之用。譬如某页粘贴婴儿相片，某页记婴儿第一次发音，某页记婴儿第一次学步；以及洗礼、圣诞、恩物、为他来的宾客……都分门别类的排好了，让父母记录。我想这婴儿长大后，翻开这本册子看时，定然要感到无穷的兴味；而且藉此知道父母抚育他时候的艰难，而油然生其爱亲之心。这用意很不错，我国人似乎可以效法。

婴儿哺乳的时候到了。我笑对汤夫人说，我要会会小汤先生。她欣然领我进了她的寝室，这室很宽敞，地板拭得明镜一般，向窗处并摆了两张大床，浅红的窗帏，映着青灰色的墙壁和雪白的床单，气象温和而严洁。室中也有一架摇篮，但是空的，小汤先生睡在大床上。

掀开了花绒毯子和粉霞色的小被，我已经看见了乍醒的婴儿的全身。他比半个月前又长胖了些，稀疏的浅栗色发，半覆桃花似的小脸，那两只美而且柔的眼睛，更蔚蓝得可爱。屋里光线强，他又初醒，有点羞明，眼才张开又阖上，有如颤在晓风中的蓝罌粟花。

汤夫人轻轻将他抱起来，给他乳吮。并且轻轻的和他说着话，那声音是沉绵的，甜美的，包含无限的温柔，无限的热爱。她的眼看着婴儿半闭的眼，她的灵魂似乎已融化在婴儿的灵魂里。我默默的在旁边看着，几乎感动得下泪。当我在怀抱中时，我的母亲当然也同我谈过心，唱过儿歌使我睡，然而我记不得了。看了他们母子，就想自己的幼时，并想普天下一切的母子，深深了解了伟大而高尚的母爱。

记得汤夫人初进医院时，我还没有知道。一晚，我在凉台上乘凉，汤先生忽然走过来，报告他的夫人昨日添了一个孩子。

我连忙道贺，他无言只微笑着鞠一躬。

又问是小妹妹呢？还是小弟弟？他说是一个小弟弟。我又连忙道贺，他无言只微笑着又一鞠躬。

在这无言而又谦逊的鞠躬之中，我在他眼睛里窥见了世界上不可比拟的欢欣得意。

现在又见了汤夫人的快乐。

可羡慕的做父母的骄傲啊，有什么王冠，可以比得这个？一路回家，康不住的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我们的小鸽儿呢？喂！我们的小鸽儿呢？”

六 金鱼的劫运

苏州城里花圃甚多，足见花儿的需要颇广。不但大户人家的园亭，要花点缀，便是蓬门荜户的人家，也常用土盆培着一两种草花，虽然谈不上什么紫姹红嫣，却也有点生意，可以润泽人们枯燥的心灵。上海的人，住在井底式的屋子里，连享受日光都有限制，自然不能说到花木的赏玩了。这也是我爱苏州，胜过爱上海的原因。

花圃里兼售金鱼，价钱极公道，大者几角钱一对，小的只售铜元数枚。

去秋我们买了几对二寸长短的金鱼，养在一口缸里，有时便给面包屑它们吃。但到了冬季，鱼儿时常沉潜于水底，不大浮起来。我记得看过一种书，好像说鱼类可以饿几百天不死，冬天更是虫鱼蛰伏的时期，照例是断食的，所以也就不去管它们。

春天来了，天气渐渐和暖，鱼儿在严冰之下，睡了一冬，被温和的太阳唤醒了潜伏着的生命，一个个围围洋洋，浮到水面，扬鳍摆尾，游泳自如。日光照在水里，闪闪的金鳞，将水都映红了。有时我们无意将缸碰了一下，或者风飘一个榆子，坠于缸中，水便震动，漾开圆圆的波纹，鱼儿猛然受了惊，每每将尾迅速的抖几抖，便一翻身钻入水底，半日不肯上来。可怜的小生物，这种情形，在它们定然算是遇见大地震，或一颗陨星吧！

康到北京去前，说暑假后打算改回上海工作，我不忍这些鱼失主，便送给对河花圃里。

那花圃的主人，表示感谢地接受了。

上海的事没有成功，康只得仍在苏州教书，听说鱼儿都送掉了，他很惋惜，因为他很爱那些金鱼。

在街上看见一只玻璃碗，是化学上的用具，质料很粗，而且也有些缺口，因想这可以养金鱼，就买了回来。立刻到对河花圃买了六尾小金鱼，养在里面。用玻璃碗养金鱼，果比缸有趣，摆在几上，从外面望过去，绿藻清波，与红鳞相掩映，异样鲜明。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鱼儿，像潜在幻镜里，都放大了几倍。

康看见了，说你把我的鱼送走了，应当把这个赔我。动手就来抢。我说不必抢，放在这里，大家看玩，算做公有的岂不是好。他又道不然，他要拿去养在原来的那口大缸里。因为他在北京中央公园里看见斤许重的金鱼了，现在，他立志也要把这些金鱼养得那样大。

鱼儿被他强夺了，我无如之何，只得恨恨地说道：“看你能不能将它们养得斤来重？那是地气的关系。我在南边，就没有见过那样大的金鱼。”

“看着罢！我现在学到养金鱼的秘诀了。面包不是金鱼适当的食粮，我另有东西喂它们。”

他找到一根竹竿，一方旧夏布，一些细铁丝，做了一个袋，便匆匆忙忙的出去了。过了一刻，提了湿淋淋的袋回家，往金鱼缸里一搅，就看见无数红色小虫，成群的在水中抖动，正像黄昏空气里成团飞舞的蚊蚋。金鱼往

来吞食这些虫，非常快乐，似人们之得享盛餐，啊！这就是金鱼适当的粮食！

康天天到河里捞虫喂鱼，鱼长得果然飞快，几乎一天改换一个样儿。不到两个星期，几尾寸余长的小鱼，都长了一倍，有从前的鱼大了。康说如照这样长下去，只消三个月，就可以养出斤重的金鱼了。

每晨，我假如起床早，就到园里散步一回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有一天，我才走下石阶，看见金鱼缸上立着一只乌鸦，见了人就翩然飞去。树上另有几只鸦，哑哑乱噪，似乎在争夺什么东西。我也没有注意，在园里徘徊了几分钟，就进来了。

午后康捞了虫来喂鱼。

“呀！我的那些鱼呢？”我听见他在园里惊叫的声音。“怎么？在缸里的鱼，会跑掉的吗？”

“一匹都没有了！喔！缸边还有一匹——是那个顶美丽的金背银肚鱼，但是尾巴断了，僵了。谁干的这恶剧？”他愤愤地问。

我忽然想到早晨树上打架的乌鸦，不禁大笑。笑得腰也弯了，气也壅塞了。我把今晨在场看见的小小谋杀案告诉了他，他自然承认乌鸦是这案的凶手，没有话说了。“你还能养斤把重的金鱼？”我问他。

“这株梧桐，怕再也难得活了！”

人们走过秃梧桐下，总这样惋惜地说。

这株梧桐，所生的地点，真有点奇怪，我们所住的房子，本来分做两下给两家住的，这株梧桐，恰恰长在屋前的正中，不偏不倚，可以说是两家的分界牌。

屋前的石阶，虽仅有其一，由屋前到园外的路却有两条——一家走一条，梧桐生在两路的中间，清荫分盖了两家的草场，夜里下雨，潇潇淅淅打在桐叶上的雨声，诗意也两家分享。

不幸园里蚂蚁过多，梧桐的枝干，为蚂所蚀，渐渐的不坚牢了。一夜雷雨，便将它的上半截劈折，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树身，立在那里，亭亭有如青玉。

春天到来，树身上居然透出许多绿叶，团团附着树端，看去好像是一棵棕榈树。

谁说这株梧桐，不会再活呢？它现在长了新叶，或者更会长出新枝，不久定可以恢复从前的美荫了。

一阵风过，叶儿又被劈下来。拾起一看，叶蒂已啮断了三分之二，又是蚂蚁干的好事，哦，可恶！

但勇敢的梧桐，并不因此挫了它求生的志气。

蚂蚁又来了，风又起了，好容易长得掌大的叶儿又飘去了。但它不管，仍然萌新的芽，吐新的叶，整整的忙了一个春天，又整整的忙了一个夏天。

秋来，老柏和香橙还沉郁的绿着，别的树却都憔悴了。年近古稀的老

榆，护定它少许翠叶，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贮蓄的家私，但哪禁得西风如败子，日夕在它耳畔絮聒。现在它的叶儿已去得差不多，园中减了葱茏的绿意，却也添了蔚蓝的天光。爬在榆干上的薜荔，也大为喜悦，上面没有遮蔽，可以让它们酣饮风霜了。它们脸儿醉得枫叶般红，陶然自足，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树，在它们头顶上瑟瑟地悲叹。

大理菊东倒西倾，还挣扎着在荒草里开出红艳的花。牵牛的蔓，早枯萎了，但还开花呢，可是比从前纤小。冷冷凉露中，泛满嫩红浅紫的小花，更觉娇美可怜。还有从前种麝香连理花和凤仙花的地里，有时也见几朵残花。秋风里，时时有玉钱蝴蝶，翩翩飞来，停在花上，好半天不动，幽情凄恋。它要僵了，它愿意僵在花儿的冷香里！

这时候，园里另外一株桐树，叶儿已飞去大半，秃的梧桐，自然更是一无所有，只有亭亭如青玉的树干，兀立在惨淡斜阳中。

“这株梧桐，怕再也不得活了！”

人们走过秃梧桐下，总是这样惋惜似的说。

但是，我知道明年还有春天要来。

明年春天仍有蚂蚁和风呢！

但是，我知道有落在土里的桐子。

收 获

我们园外那片大空场于暑假前便租给人种山芋了。因为围墙为风、雨、顽童所侵袭，往往东塌一口，西缺一角。地是荒废着，学校却每年要拿出许多钱来修理围墙，很不上算，今年便议决将地租人，莳种粮食，收回的租钱，便作为修墙费。租地的人将地略略开垦，种了些山芋。据说山芋收获后，接着便种麦，种扁豆，明年种蜜桃，到了桃子结实时，利息便厚了。

荒地开垦之后，每畦都插下山芋藤苗。初种时尚有人来浇水，以后便当做废地似的弃置着，更没人来理会。长夏炎炎，别种菜蔬，早已枯萎，而芋藤却日益茂盛青苍，我常常疑心它们都是野生的藤葛类。

今日上课已毕回家，听见墙外“邪许”声不绝于耳，我便走到凉台边朝外眺望，看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。

温和的秋阳里，一群男妇，正在掘地呢。彼起此落的钉钯，好像音乐家奏庇霞娜时有节奏的动作，而铁齿陷入土里的重涩声，和钉钯主人的笑语，就是琴键上所流出和谐音调。

“快来看呀！他们在收获山芋了。”我回头喊遗留在屋里的人，康和阿华都抛了书卷出来。

终于觉得在凉台上看不如出去有味，三个人开了园门，一齐到那片芋场上去了。

已掘出的芋，一堆堆的积在地上，大的有斤重，小的也有我手腕粗细。颜色红中带紫，有似湖荡里新捞起的水红菱，不过没有那样鲜明可爱。一个老妇人蹲在地上，正在一个个的扯断新掘起的山芋的藤蔓和根，好像稳婆接

下初生的婴儿，替他剪断脐带似的。我和阿华看得有趣，便也蹲下帮同她扯。康和种芋工人谈话，问他今年收成如何？他摇头说不好。他说：山芋这东西是要种在沙土里才甜。这片草场是第一次开垦，土太肥，只长藤不长芋。有些芋又长得太大，全空了心，只好拿去喂猪，人们是不要买的。

他指着脚下一个大山芋说：“你们请看，这芋至少也有三斤重，但它的心开了花的，不中吃了。”

果然，那芋有中号西瓜般大，不过全面积上皱裂纵横，并有许多虫蛀的孔，和着细须根，有似一颗人头。“子璋髑髅血模糊，手提掷还崔大夫！”我撮起那芋掷于康的足前，顺口念出杜工部这两句可以吓退疠鬼的名句。“你何必比花卿？我看不如说是莎乐美捧着圣约翰的头，倒是本色。”康微笑回答。我听了不觉大笑，阿华和种芋的工人自然是瞠视不知所措。

我们因这里山芋携取便利，就问那种芋的工人买了一元，计有七十余斤。冬天围炉取暖时，烤它一两个，是富有趣味的事。昔人诗云“煨得芋头熟，天子不如吾。”懒残和尚在马粪中煨芋，不愿意和人谈禅。山芋虽不及蹲鸱的风味，但拨开热灰，将它放入炉底，大家围着炉，谈话的谈话，做手工的做手工，已忘记炉中有什么东西。过了片时，微焦的香气，进入人的鼻观，知道芋是煨熟了，于是又一个一个从灰里拨出来，趁热剥去皮，香喷喷的吃下，那情味也真教人难忘呀！收获，我已经说过，收获是令人快乐的。在外国读书时，我曾参与过几次大规模的收获，也就算我平生最快乐的纪念。

一次是在春天，大约是我到里昂的第二年。我的法文补习教员海蒙女士将我介绍到她朋友别墅避暑，别墅在里昂附近檀提页乡，乡以产果子出名。

别墅的主人巴森女士在里昂城中靠近女子中学，开了一座女生寄宿舍，我暑假后在中学上课，便住在这个宿舍中。

到了春假时节，宿舍里的学生，有的回家了，有的到朋友家里去了，有的旅行去了。居停主人带了几个远方的学生，到她别墅领取新鲜空气，我也是她带去的人中之一。“我们这回到乡下去，可以饱吃一顿樱桃了。”马格利特，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在火车中含笑对我说。

去年夏天，我在檀乡别墅，本看见几株大樱桃树，但那时只有满树葱茏的绿叶，并无半颗樱桃。

车到檀乡，宁蒙赖山翠色欲浮，横在火车前面，好似一个故人，满脸春风，张开双臂，欢迎契阔半年的我。

远处平原，一点点的绵羊，似绿波上泛着的白鸥。新绿丛里，礼拜堂的塔尖，耸然直上，划开蔚蓝的天空。钟声徐动，一下下敲破寂寞空气。和暖的春风拂面吹来，夹带着草木的清香。我们虽在路上行走，却都有些懒洋洋地起来，像喝了什么美酒似的。便是天空里的云，也如如不动，陶醉于春风里了。

到了别墅之后，我们寄宿舍的舍监陶脱莱松女士早等候在那里，饭也预备好了。饭毕，开始采撷樱桃。马格利特先爬上树，摘了樱桃，便向草地投下。我们拾着就吃，吃不了的放进藤篮。后来我也上树了。舍监恐怕我跌下受伤，不住地唤我留心，哪知我小时惯会爬树，现在年纪长大，手足已不大灵敏，但还来得一下呢。

法国樱桃和中国种类不同，个个有龙眼般大小，肉多核细，熟时变为黑紫色，晶莹可爱。至于味儿之美，单用“甜如蜜”三字来形容是不够的。果品中只有荔子、蜜柑、莓子、（外国杨梅）葡萄、差可比拟。我们的朱樱，

只好给它做婢女罢了。我想到唐时禁苑多植樱桃，熟时分赐朝士，惹得那些文士诗人吟咏欲狂，什么“几回细泻愁仍破，万颗匀圆讶许同；”什么“归鞍竞带青丝笼，中使频倾赤玉盘，”都说得津津有味似的。假如他们吃到法国的樱桃，不知更要怎样赞美了。总之法国有许多珍奇的果品，都是用科学方法培养出来的。梅脱灵《青鸟》剧本中“将来世界”有桌面大的菊花，梨子般大的葡萄……中国神话里的“安期之枣大如瓜”将来都要藉科学的力量实现。赞美科学，期待科学给我们带来的黄金世界！

我们在檀提页别墅，住了三天，饱吃了三天的樱桃。剩下的樱桃还有几大筐，舍监封好，带回里昂，预备做果酱，给我们饭后当尾菜。

第二次快乐的收获，是在秋天。一九二四年，我又由法友介绍到里昂附近香本尼乡村避暑，借住在一个女子小学校里。因在假期，学生都没有来，校中只有一位六十岁上下的校长苟理夫人和女教员玛丽女士。

我的学校开课本迟，我在香乡整住了一夏，又住了半个秋天，每天享受新鲜的牛乳和鸡蛋，肥硕的梨桃，香甜的果酱，鲜美的乳饼，我的体重竟增加了两基罗。

到了葡萄收获的时期，满村贴了L a V e n d a g e的招纸，大家都到田里相帮采葡萄。

记得一天傍晚的天气，我和苟理夫人们同坐院中菩提树下谈天，一个脚登木舄，腰围犊鼻裙的男子，到门口问道：“我所邀请的采葡萄工人还不够，明天你们几位肯来帮忙么，苟理夫人？”

我认得这是威尼先生，他在村里颇有田产，算得是一位小地主。平日白领高冠，举止温雅，俨然是位体面的绅士，在农忙的时候，却又变成一个满身垢腻的工人了。

苟理夫人答允他明天过去，问我愿否加入？她说采葡萄并不是劳苦的工作，一天还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资，并有点心晚餐，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。

我并不贪那酬劳，不过她们都走了，独自一个在家也闷，不如去散散心，便也答应明天一同去。

第二天，太阳第一条光线，由菩提树叶透到窗前，我们就收拾完毕了。苟理夫人和玛丽女士穿上T a b l i e r（围裙一类的衣服）吃了早点，大家一齐动身。路上遇见许多人，男妇老幼都有，都是到田里采葡萄去的。香本尼是产葡萄的区域，几十里内，尽是人家的葡萄圃，到了收获时候，合村差不多人人出场，所以很热闹。

威尼先生的葡萄圃，在女子小学的背后，由学校后门出去，五分钟便到了。威尼先生和他的四个孩子，已经先在圃里，他依然是昨晚的装束。孩子们也穿着极粗的工衣，笨重的破牛皮鞋，另有四五个男女，想是邀来帮忙的工人，那时候麦陇全黄，而且都已空荡荡的一无所有，只有三五只白色骒点的牛静悄悄在那里啮草。无数长短距离相等的白杨，似一枝枝朝天绿烛，插在淡青朝雾中，白杨外隐约看见一道细细的河流和连绵的云山，不过烟霭尚浓，辨不清楚，只见一线银光，界住空镑的翠色。天上紫铜色的云像厚被一样，将太阳包裹着，太阳却不甘蛰伏，挣扎着要探出头来，时时从云阵罅处，漏出奇光，似放射了一天银箭。这银箭落在大地上，立刻传明散采，金碧灿烂，渲染出一幅非常奇丽的图画。等到我们都在葡萄地里时，太阳早冲过云阵，高高升起了。红霞也渐渐散尽了，天色蓝艳艳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，近处黄的栗树红的枫，高高下下的苍松翠柏，并在一处，化为了一幅斑斓的锦，

“秋”供给我们的色彩真丰富呀！

凉风拂过树梢，似大地轻微的噫气。田间陇畔，笑语之声四彻，空气中充满了快乐。我爱欧洲的景物，因它兼有北方的爽朗和南方的温柔，它的人民也是这样，有强壮的体格，而又有秀美的容貌，有刚毅的性质，而又有活泼的精神。

威尼先生田里葡萄种类极多，有水晶般的白葡萄，有玛瑙般的紫葡萄，每一球不下百余颗，颗颗匀圆饱满。采下时放在大箩里，用小车载到他家榨酒坊。

我们一面采，一面拣最大的葡萄吃。威尼先生还怕我们不够，更送来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面包片来充作我们的点心，但谁都吃不下，因为每人工作时，至少吞下两三斤葡萄了。

天黑时，我们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。那天帮忙的人，同围一张长桌而坐，都是木舄围裙的朋友，无拘无束地喝酒谈笑。玛丽女士讲了个笑话，有两个意大利的农人合唱了一阕意大利的歌。大家还请我唱了一支中国歌。我的唱歌，在中学校时是常常不及格的，而那晚居然博得许多掌声。

这一桌田家饭，吃得比巴黎大餐馆的盛筵还痛快。

我爱我的祖国。然而我在祖国中，只尝到连续不断的“破灭”的痛苦，却得不到一点“收获”的愉快，过去的异国之梦，重谈起来，是何等的教我系恋呵！

